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九

第八冊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六

秀水沈國元述

四月

福建巡撫南居益條陳控守澎湖添設大小將領水陸宮

設將領

守要官

議兵餉

一議專設遊擊一員額駐澎湖即以二遊兵兩把總兼
之再添遊擊一員額駐澎湖即以二遊兵兩把總兼
節制以成臂指之勢一議中左地方逼近澎湖居漳泉
之閭最稱要害宜仍移南路參將駐紮守扼漳一游必須
泉南屬其節制而語銅金門高浦中左各營所切近地
方有警各官早尤聽不時往自調遣方無掣肘而西寧
為泉門戶當移泉南遊擊駐劄以資控制如此則無增
兵之費而得汛守之安矣一議增兵照得澎湖遊擊一
營水陸官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查澎湖衛鋒遊巡兩營
欲說舊兵共九百三十五名今增新兵一千一百六十

天五月

九名、兵八、共一、千一、百零、四、名、議、處、諺、中、標、守、備、一、員、轄、水、
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四、名、屯、媽、宮、後、暗、八、分、顧、
大、武、榮、山、龍、港、諸、處、石、壘、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
三、名、屯、風、櫃、仔、兼、顧、蔣、上、漁、西、寧、看、守、鎮、海、營、等、處、俱、
聽、遊、擊、調、度、哨、守、中、際、立、水、哨、官、六、名、右、翌、各、立、哨、
官、四、名、其、二、千、一、百、餘、名、水、陸、方、布、首、尾、相、照、亦、可、以、
壯、軍、容、而、保、藩、籬、矣、第、兵、行、糧、從、未、有、增、兵、而、不、計、
者、查、原、彭、湖、中、兩、遊、每、兵、月、餉、九、錢、春、冬、兩、汛、至、彭、防、
守、地、每、月、給、糧、一、糧、三、錢、今、議、長、城、彭、湖、不、許、汶、江、南、來、
錢、一、議、添、設、遊、擊、二、員、每、兵、一、年、該、餉、銀、十、四、兩、四、
共、二、千、一、百、餘、名、歲、餉、二、萬、八、千、有、奇、而、船、陸、折、舊、甲、兵、
費、不、與、也、除、舊、兵、原、餉、外、約、增、新、餉、二、萬、三、千、兩、見、行、
布、政、司、糧、餉、道、處、查、有、洋、餉、一、萬、新、餉、二、萬、三、千、兩、見、行、
以、海、洋、之、補、之、總、之、下、似、屋、之、時、曲、為、計、處、庶、不、至、加、
項、無、碍、者、補、之、總、之、下、似、屋、之、時、曲、為、計、處、庶、不、至、加、
漲、病、民、漏、卮、耳、一、議、彭、湖、城、處、風、櫃、水、舍、陸、特、
昂、稱、形、勝、合、無、於、此、地、築、城、一、座、四、面、各、濶、三、十、丈、高、

一丈五尺、厚半之、約銀五百兩、城內起遊擊衙門一座、
 約用銀一百五十兩、把總一座、約用銀五十兩、遊擊衙
 門外、起蓋倉廩二座、收貯糧米、約用銀三十兩、陸
 軍計一千二百餘名、大約以五名為一、間該營房二百
 一十餘間、每間約銀四兩、哨官房全、約起造二十餘間
 工料各加營房一倍、每間約銀八兩、以上通計用銀二
 十餘兩、應等餉銀內、動支一議、澎湖路將之、設越在海
 島、以控制海防、咸臨夷居、較之沿海各將官、稍加體
 似、應改副總兵衙門、兼協守職銜、照例賜給、
 勒什旂牌外、念彭島孤懸、羽書鄭重、仍
 欽給關防印記、一題、以重彈壓、若標下員役、下標守備
 一員、左右聖總二員、外再立中軍官一員、旂牌官三員、
 聽用官十員、各役錢糧、聚於新增餉內、遞支、非此不足
 以重將體威、臨島夷也、至于事權、則尤宜節制、于南路
 副將、庶輕重相維、內外呼應、有臂指之勢、無隔閡之虞
 矣、一議、屯田、澎湖險島、城外應有墾植、可佐軍需、查彭池
 此島頗稱饒腴、議者以為開墾、耕屯、可佐軍需、查彭池
 改沙磧城、南曰南平、恒無高山、以闢之、墾肥沃、虛可得
 植、惟中塚山、北及龍文港、沙埔、壇稍稱肥沃、虛可得
 田二千餘畝、但驅荷戈之衆、轉而緣南、勢必不能、合

策鏡臺

無懸示聽官兵自行開墾收獲子粒一切不問後成熟
三年然後徐議起彭湖固漁簞也若招置沿海亦依此法行
之此一議也又彭湖固漁簞也若招置沿海亦依此法行
塔蓋漁業給處餘粟行什一之稅以海為田而海濱之
長利莫非軍需之儲貲而小墾殖乃為田賦其地一
也一議策鏡臺查得彭島浮于海上儘稱天塹可以穩
灘迤迤有類蛇勢歧港零嶼甚多其汪洋空闊可以穩
泊巨艘惟媽宮暗灣灣口兩山對峙左為風櫃仔右為
西安計水向相距五百七十餘丈而萊山鼎立其中最
稱要害此夷向川據此以禦我爭也則為夷之所必爭
今為我之所必守合無于風櫃西安萊山三處各築鏡
臺城一座

日頃者邪臣假借題日誣鑣、宮庭虧損

擊紅九移宮三案已捏形章奏、冀惑聽聞

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快

皇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拳拳叮嚀不厭諄切者輔道
嗣皇與

冊封

本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寧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候

旨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等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爲楊漣一人獨以排闥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卽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劇一爆、楊漣左光斗等侈口擁戴之功哉、且元輔之方從哲、首倡之范濟世、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在一爆、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之功、獨二人壞臂自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室、請

選待入居諭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
紛也臣常聞其繁矣當濟世與漣光斗等之入也見一宦
者手握數紙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
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爲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則應爲
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卽排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投一紙濟世等心訝而面拒之獨
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前膝促神態而形就也

錄是而播自后之說錄是而煽重簾之議錄是而捏宮嬪之詞誣告

選侍之孺名錄是而興盜竄之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榮慰

聖聽矯

詔恣恣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爲祟連與光斗等入

幕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聲擲

選侍之奩篋併攬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八公主踉蹌徒跣而奔

一號殿吞聲飲泣莫從控籲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

餘人且毆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連及待父、惴惴思
死、此不過假盜竄以爲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
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聞諭保全、待父不得其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毆之餘、劉朝

等數人、又安能延端於杆狴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哉、觀於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未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極夕不情之波、聚可推矣、臣以爲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耳、王安猶能朦朧挑激、煬蔽稽停、迄今讀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白后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又安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爲它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當日

皇上、一見群臣、安等卽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激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法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后以爲功之說、邪黨恨之入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有

旨令

選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功耳、乃移宮之說甫出、遽使

選侍徒跣奔避、進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難移也。臣又以爲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搶之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實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搶而還之。

皇上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卷篋據而克王安之囊橐。不罪搶而罪盜。不亦顛

例之極哉、王安風譬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足深怪、連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本復甘心蹈亂、賊之輟、犯神人之憤而不恤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依爲奧援、線索潛通、禍福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爲所欲爲而無不如意耳、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與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迎合西擬、侮鼻息而聽順指、爲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敗、一燝懼罪及己、猶極力彌縫、再次徵還、提取劉朝等之明旨、豈非朋比爲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是、死不

足贖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念然不平代爲報復驕語向人
曰王安罪不至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况矯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竝遵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風波小人
費盡伎倆難掩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山、若輩無限罪孽、以次敗露、自作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爲政、授意纂修、實者未必錄、今者未必實、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私憂過計、羣起而爭、忝出忠愛、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事出宸斷、以見欽行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愛震麗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續